





中国历史故事

(三)

赵卓越摇迟摇主编



目摇摇录

商纣伐东夷·····	员
纣王暴虐淫乱·····	源
焚廩丧众·····	怨
酒池肉林·····	圆
“龙骨”的启示·····	缘
商殷人到过美洲吗？·····	怨
公刘居豳·····	圆
古公迁岐·····	圆
文王访贤·····	圆
武王伐纣·····	圆
武王伐纣究竟在哪一年？·····	猿
牧野之战·····	猿
“牧野大战”发生在哪里？·····	圆
伯夷叔齐·····	源
前徒倒戈·····	苑
周公制礼作乐·····	怨
九鼎在哪里·····	猿
饗饗和饗饗纹·····	缘
西周的“庶人”·····	缘
周公有没有篡位称王？·····	圆
“共和”执政·····	缘
太公故里·····	愿
周公东征·····	苑

昭王南征	苑
穆天子西征	苑
国人暴动	愿
宣王中兴	愿
平王东迁	怨
烽火戏诸侯	怨
镐京之役	怨
镐京之战	怨
繻葛之战	苑
邲葛之战	苑
郑伯克段于鄢	苑
州吁之乱	苑
文姜乱鲁	愿
祝聃“射王中肩”	苑

商纣伐东夷

商王帝乙的长子叫启，因不是王后所生，叫做“庶出”，没有被立为太子，只叫做“庶子”。小儿子叫受，是王后所生，叫做“嫡子”。帝乙本想立启为太子，但王朝的太史官极为劝阻，认为这是嫡庶不分，应当立受为太子，帝乙只好立受为太子。这说明以嫡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在商代的已经形成。因为太史是商王朝中专门掌管朝廷执行各种制度记录的官，王室中各种大事他都要记录在案保存起来。凡是商王有不执行制度的大事，他都有权劝谏、阻止。而这些制度都是商王的先祖们一代代的创立、发展，最后形成、后代必须遵守的。帝乙虽然很喜欢启，可是也没有办法，只好遵制立受。封长子启于微（今山西潞城东北），后世称做“微子启”或“微子”。

帝辛是庙号，古书中又称为纣，或受辛。受、纣二字古音相同，所以又称为纣王、商纣王或殷纣王。纣很聪明，灵敏多才，身材高大，勇力过人，能赤手和猛兽搏斗。又能言善辩，遇事自以为是，不听臣僚们的劝谏。嗜酒，常作长夜之饮。爱玩乐，喜美女歌姬。好大喜功，性情残忍，对反对他的臣僚，往往加以酷刑，轻者致残，重则丧命。

帝乙两次征伐人方，虽然没彻底征服，但东南部得以暂时安宁，征服孟方，使东部地区的矛盾有所缓和。纣继位以后，贪图享乐，挥霍无度。一些王室贵族见纣都如此，也就恣意奢靡，有的谏臣为了讨纣的欢心，还常向他出谋划策，想出各种玩乐方法。纣嫌商都（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）

玩的地方太少，而且有历代祖先的宗庙和盘庚以后各王的陵墓，经常还要举行祭祀，妨碍他的玩乐，于是下令在商都以南的朝歌（今河南淇县）修建了离宫别馆（有学者称做别都）。在商都以北的邯郸（今河北邯郸市）、沙丘（今河北平乡东北）也修建离宫别馆，建有林苑亭台。这个南北长二百多里的地区都算作商都的范围。纣经常带着美女歌姬和一些近臣们往来于朝歌和沙丘。在沙丘修建了一个很大的苑囿（贖恣，幼）。古代的苑囿是种植果树和畜养禽兽的场所，也就象现在的动物园，在沙丘的苑囿中饲养了许多珍禽异兽。因大兴土木，修建离宫别馆，消耗了大量的资财。为了弥补费用的不足，纣想出了加重赋税的办法，把这些负担转嫁在人民身上，下令在全国增加赋税，规定属国进贡的方物由每年一次增加到两次。此时期能够按时进贡的属国已逐渐减少，纣见此情景，便下令召集各诸侯前来黎地（今山西黎城）相会。

黎地距商都很近，纣便点齐了亲军卫队，先在黎地布置了一个威武的会场。到了相会之期，纣率领全副武装的商军来到会场，各地诸侯陆续来到以后，看见刀枪林立，戒备森严，便知纣要举行“大蒐”（澤恣，搜）。古代的“大蒐”就是阅兵的典礼，是一次军事大检阅。商代的正规军自武丁征伐四方以来，算是训练有素的。平常不出征时，经常要随商王去田猎，一次田猎，也就是一次练兵活动。而纣布置的这次在黎地的大蒐，是有意在各诸侯面前示威，当然就更加壮观。阅兵过后，纣便向各诸侯、方国宣布，各地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加倍按期进贡赋税、方物。在强大的武力威逼下，各诸侯只好同意照办。不想东夷的首领未等会散就逃了回去，

拒贡赋叛商。这就是古书中说的“商纣为黎之蒐，东夷叛之”（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）。

东夷叛商，纣很恼怒，决定征伐东夷，于是加紧准备出兵，这当然又要增加一大笔军费开支。这除了压榨人民外，对一些诸侯国，就用武力威逼进贡，从粮食、牛、羊、猪、鸡到珠宝、玉器无所不要。在商王朝的沁阳（即衣）田猎区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属国有苏（在今河南武陟东），因地小人稀，出产不富，无力给纣进交年年增加的贡赋，纣认为有苏氏是有意对抗，便派兵前去征讨。有苏氏无力抗御，得知纣喜欢美女，便从族人中挑出一个叫妲（𪛗，达）己的美女献给纣以求和。纣见妲己生得很美，便撤兵免贡，班师回朝。

纣伐有苏氏以后，各属国不敢再抗命不交贡赋。于是纣率领了上万的商军向东南进发去伐东夷。人方是东夷中的一方国，是纣所征伐的主要目标，但纣所征伐的东夷还不只是人方一个。纣又下令东方各诸侯国也出兵协助征伐，所以伐东夷的战争规模是很大的。尤其引起东夷恐惧的是在商军中出现一支用象组成的“象队”，这些象是生长在中原地区，被捉住以后饲养驯服，用作驮运工具，后来又被商军调驯来作进攻敌人的“武器”。古书中说：“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”（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）

东夷各部落当然经不起商的大军压境，经过几次战斗以后，俘虏了不少的夷人，东夷只好投降。纣为了防止东夷再叛，将商军留在东夷地区戍守，然后带着俘虏班师回朝。此后东夷未再叛商，朝聘往来经常不断。因有大批商军在东夷地区长年驻守，加上经济和文化交流，商文化传播到东夷，

加速了东南地区的开化，东南地区的一些生产技术，如农作物中一些品种的种植，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些制作技术也传到中原地区。有的学者认为商朝末年帝乙、帝辛父子两代经营东南地区，尤其是帝辛在开发东南地区方面是有贡献的。也正因为纣将军队大批的调去征伐东夷和戍守在东南地区，放松了对西部周人的警惕，才被周武王乘机袭其后路，结果弄得家破国亡。

纣王暴虐淫乱

商纣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。他的暴虐统治，使他大失民心。纣的暴虐主要表现在两主面，一是“好酒淫乐，义（遭闭，宠爱）于妇人，爱妲己，妲己之言是从”（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）；二是“重刑辟（罪），有炮烙之法。”诛杀大臣一醢九侯，脯鄂侯、剖比干。囚箕子（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）。

纣征伐东夷已经是大耗资财和人力，征服东夷以后本应安定民心，发展社会生产。可是纣只顾淫乐，宠妲己。妲己喜欢观看歌舞，纣命乐师延创作了靡靡之乐，怪诞之舞。为了玩乐，“弃田以为园囿，使民不得衣食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。每个商王都喜欢打猎，这是从卜辞中得以证实。但纣还更进一层，干脆把商都附近的一些农田荒废，让禽兽自然生长，成为天然动物园，供他玩乐。人民无田可耕种，衣食无着，十分不满，更加深了社会矛盾。

为了满足淫乐，纣不惜一切压榨人民，尽力指使谀臣们搜刮人民的钱财、粮食，修建了一个很大的仓库，取名巨桥

(在今河北曲周)，贮备了大量的粮食。在朝歌修建了一个又大又高的台，在台楼上面可以眺望四方。取名为鹿台，又叫“南单之台”。又“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（在树上挂上熟肉），使男女裸（光着身子）相逐其间，为长夜之饮”（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）。夏代的暴君夏桀也是作酒池（见前夏代部分），而且还可以“运舟”。根据古书的记载，夏商两代的亡国之君，其暴行都基本相同。早有史学家指出过，这可能是后世史家为了数夏桀、商纣罪恶，将两人不同的事各自都附会上，未必完全可信，同时也很难分清各有多少。

在纣的身边有几个助纣为虐的谏臣，一个是“善谄（谄媚）好利”的费仲，另一个是“善走”的蜚廉，再一个是力大而“善毁谗（造谣）”的恶来，蜚廉和恶来是父子，也就是后来秦国的祖先。还有一个诸侯叫崇侯虎，他不经常在朝廷，只是纣在西部地区诸侯中的耳目。他们都是当政的大臣，又善于向纣进谗言，陷害贤臣。因为他们深得纣和妲己的信任，于是仗势欺榨人民，从中渔利。在人民中间，朝廷内外，没有不恨他们的。凡是“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”（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），纣就处以重刑，“用炮烙之法”。炮烙之刑，就是用青铜铸造一根中间空的铜柱，把人绑于柱上，下面烧火，将人活活烙死。

纣的暴行引起了诸侯们的反对，有一个在朝的诸侯叫梅伯，多次劝谏纣不要任意对臣民施加重刑。纣杀了他以后，还将他醢（灑海）了，即剁成肉酱后分赏给诸侯们吃，并宣布：如再有劝谏王者，以此为例。被列为商王朝三公（西伯、九侯、鄂侯）之一的九侯（封地在今河北临漳），有一女儿长得很美，被纣得知选入宫去，因看不惯妲

己的淫荡而被纣杀死，并将九侯醢了分送诸侯。三公的另一个鄂侯（封地在今河南沁阳西北）为此而指责纣，也被纣杀了以后制成干尸以示众。西伯姬昌当时在商都，见两侯连遭杀害，甚是叹惜，只说了一句“太过分了”，不巧被崇侯虎听见，很快就向纣报告。纣慑于周在西部地区有很大的势力，不敢冒然杀姬昌。只下令将西伯囚在羑（贖，友）里（即羑里，在今河南汤阴北）。

纣囚西伯的消息传至周以后，周的大臣闳（灑，昂，宏）夭、散宜生等人，商议救西伯的办法，他们想起费仲是个好利的谀臣，纣又是个好色之徒，于是就在莘国（今陕西合阳东南）选了有莘氏的一个美女；在西戎选了些骏马和许多美玉、宝器、奇异玩物，通过费仲的手，向纣说情。纣见了有莘氏美女后，非常高兴地说：“此一物（指美女）足以释西伯，况其多乎？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就下命放了西伯，还赐给西伯弓矢斧钺等兵器，表示授命西伯有征伐诸侯的兵权，还说：“谮西伯者，崇侯虎也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。西伯献出洛水以西的地方，请求纣废除炮烙之刑，纣也都同意，这样西伯就回到了周。

西伯回到周以后，为了表示是新受王命有征伐大权的诸侯，效忠商王朝，就首先到周所建立的商代祖先的庙中去祭祀。灵龟年在周原出土的西周早期甲骨文中，就有周文王时期被商纣授命为西伯以后，在帝乙宗庙中祭祀的记载。如有这样一条卜辞：

癸巳这天，在文武帝乙（帝乙）的宗（庙）祭祀成唐（成汤）、二母（汤的两个配偶）用了三麇（公羊）三豚（在此为公猪）为牲。

还有两条卜辞是记载周王在帝乙的庙中去祭祀和祭祀商先王太甲，都是拜受“咎周方伯”的事。还有一条卜辞是在帝乙庙中举行“豊𡗗”（树起周方伯的大旗）的祭祀。在后三条卜辞中，都用王的称号。对于商王朝来说姬昌是“周方伯”，是一个有专征伐大权的诸侯。对周来说，他已自称王，周文王是他死后的尊称。

周方伯虽自称周王，但并没有准备伐商。他仍然在尽他有征伐大权诸侯的使命。他先后调解过虞（今山西平陆北）、芮（𡗗，瑞，今陕西大荔东）矛盾。征伐过犬戎（西戎的一支）、密须（今甘肃灵台西）、黎（今山西长治西南）、邰（今河南沁阳西北）等国，都取得了胜利。这样周的实力就伸入到了商王朝的腹地。加以周文王敬老、慈少、礼贤下士，和商纣的暴虐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于是就招来四方的人才，有时前来投奔他的人，多到他从早晨到中午又直到晚上都在接待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甚至象商的老臣鬻（𡗗，玉）子、辛甲大夫等都投奔了周，尤其是辛甲大夫劝谏了纣七十五次，而纣都不听，才一气之下弃纣奔周。还有两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——伯夷、叔齐也投奔了周。伯夷、叔齐虽然不是因纣暴虐被逼奔周的，但也是周文王礼贤下士招来的。二人是亲兄弟，是商诸侯孤竹君（今河北卢龙）之子，孤竹君临死时遗命立次子叔齐继位。孤竹君死后，叔齐让位给伯夷，伯夷要遵父命不接受，叔齐先投奔了周，后来伯夷也来了。武王伐纣时，兄弟二人跪在武王的马前阻挡，灭商后二人逃到首阳山（在今山西永济南），“义不食周粟”而饿死，这就是“不食周粟”的典故。所以古书中说：“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”（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），也

就是说周文王是率领一批反商的诸侯和人民在作商臣。

崇侯虎是崇国（今陕西户县东）的侯，也是商诸侯中最坏的一个，他是纣在西部地区的一个耳目。因为他“谮（诬陷）西伯”方使周文王被囚禁。周文王受命专征伐以后，也就利用手中这个大权去征伐，最后把崇也灭掉。灭崇以后便在沔水西岸修建了一个城邑，叫丰（今陕西长安西北），把周的都城由周原迁到丰。迁丰后叛商归周的人更加多了，不过周文王仍然表面对纣称臣，没有出兵伐商。古书中说：三分天有其二，艺服事殷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，就是说按其势力、人心归向来说周文王已占了优势，足以伐商，但他没有这样作，仍以臣的身份事商。也正是如此，没有引起商纣的警惕，才为他的儿子姬发伐纣灭商奠定基础。迁丰后第二年这个在位五十年的周方伯姬昌便病死了，他的儿子姬发继位，姬发便是后来所称的周武王。

当周在发展势力、争取人心时，纣却在加重压榨、盘剥人民和“淫乱不止”（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）。此时在商王朝中是众叛亲离，怨声四起。朝中大臣们都担心西伯坐大，将不利于商。纣的叔父比干，哥哥微子多次幼谏，纣根本不听。掌管朝廷祭祀、宴会等奏乐的典乐官商容有贤名，深得臣民的爱戴。但纣嫌商容凡事都要按典章制度办，有碍他的淫乐，将商容罢官逐出朝廷。众官员见纣愈来愈乱其祖制国法，不理朝政，和妲己、嬪妃以及几个谀臣或在沙兵、鹿台日夜玩乐，都为商王朝的前途担忧。当周文王征服了黎国以后，更加引起朝臣们的忧心，便请大臣祖伊（武丁时贤臣祖己之后）前去鹿台见纣奏闻。祖伊见纣以后，先是告诉西伯征黎，招抚流亡，然后才说“现在人心不安，甚至希

望朝廷早日灭亡。请大王想想，如今如何办？”纣很不愿听大臣们说这些劝谏的话，就说：“我生来的命就是由天来管的，你说这些有何用？”祖伊看见用此社稷安危的话都不能动纣的心，只得回来，众朝臣都前往探问，祖伊叹着说：“纣不可谏矣！”

微子见纣不听劝谏，做计终有一天会亡国，想自杀，又想逃走，不能决定，便和太师、少师两乐官商议，太师说：“死不是办法，不如逃走”，于是微子就逃到民间隐藏起来。纣的另一个叔父箕子也是多次劝谏纣，看见微子已逃走，有人劝他也逃走，箕子说：“我还不忍心离开”，于是装成个疯子混在奴隶中。纣知道后便命武士把箕子囚禁起来。比士见箕子被囚，就冒死去劝谏纣，并指责纣囚箕子是不对的。纣恼羞成怒，下令杀了比干，还剖比干，挖其心。众朝臣见纣对自己的亲人都如此残暴，更加恐惧，于是商王朝中两个管理祭祀的乐官，太师庇和少师疆抢了宗庙中祭祀时使用的乐器逃出商都，投奔了周。

焚廩丧众

一个月黑月风高的夜晚，一群奴隶起而暴动，放火烧了商王三个大粮仓，大火熊熊，直冲云端，染红了半边天。火光中，奴隶们手持棍棒和粗笨的石铲，与守仓士兵展开了激烈搏斗，撕杀声震天动地。一个守仓的官吏在混乱中仓皇出逃，连夜赶到商王那儿告急。商王武丁闻变大惊，急忙派出大批士兵前去镇压。……

这样的奴隶“焚廩”事件，不仅使奴隶主遭受重大经

济损失，还影响到他们的祭祖大事。为了对付这种反抗，商王简直伤透了脑盘，以至三天两头要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进行占卜，希望从神祇的预言中得到奴隶暴动的消息，以便防范。但是，无论他们如何求神问卜，也不能阻止奴隶反抗斗争。

奴隶的“焚廩”暴动完全是奴隶主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激起的。据殷墟卜辞和有关古文献记载，商代奴隶有臣、妾、奚、仆、刍等名目，还有一种“众”，甲骨文写作日下三人形，意为许多手足胼胝的人在烈日下艰难地劳动着，有人认为即农业奴隶，也有人认为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平民，不管怎样，其地位总是很低的。这些奴隶，大多来源于战俘，也有一些是失去财产的债务人。他们完全属于贵族奴隶主所有。在奴隶主眼里，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，毫无自由和权利，不准服兵役，更无权受教育和参政。他们承担了社会上一切农业、手工业、金属冶炼铸造等繁重劳动和各种徭役，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和灿烂的文化艺术，但自身却一无所有。住的似牲畜圈一样的从地面下挖而成的竖直土坑，吃的是猪狗之食。从商代奴隶的遗骸看，他们的牙齿普遍患有严重的齿病，有的牙齿还大半是磨平了的，这显然是因饮食极其粗劣和营养不良而造成。平时稍有不遂，便会遭到奴隶主野蛮的屠杀和惨酷刑罚，如刺面、割鼻、断足、桎梏、流放、活埋，以至把奴隶剁成肉酱或放在臼中活活捣死。殷墟发掘出的奴隶尸骨，有的身首异处，有的断手断脚，有的全身分为两截，有的前额还留有明显的刀砍痕迹。这些都是奴隶遭受严刑残杀的证明。

更骇人听闻的是，奴隶主死后，还要杀戮大批无辜奴隶

来殉葬。每次殉葬，少则几十人，多则几百人，在奴隶主每年举行的祭祀仪式上，奴隶也被作为祭牲，与牛、羊、犬、豕一起使用，最多一次竟要屠杀上千个奴隶。如武官村一座商王陵墓的里面和外围，便埋着大批殉葬奴隶和牲畜车马，墓的东西两道，有好几条长坑，每条坑里埋着一至三个奴隶，手持戈和矛，象征着守卫者，北面墓道和墓室接近的地方，有规则地埋着许多奴隶的头颅，每排 5 个，共有 10 多排。单这座王陵，殉葬的奴隶就达三、四百人之多。

奴隶主惨无人道的压迫激起了广大奴隶的愤怒和仇恨，他们不断地用消极怠工、破坏工具、焚烧奴隶主仓库或逃亡的方式来反抗。甲骨文里反映奴隶反压迫斗争的形式，最突出的就是奴隶大量逃亡。逃亡的奴隶有乌、羌、仆、众、州臣等。甲骨里常有“亡乌”、“亡羌”等记载，更多的是“丧众”，商王对奴隶逃亡的事情非常关心，经常求神问卜。今天贞问：“我会丧众吗？”明天又问：“某人会丧众么？”后天还问：“众人去翻地，不会有逃亡吧？”无奈乌龟壳并不能告诉他们奴隶逃亡的消息。

有一次，又有一批臣奴逃跑了。商王武丁十分着急，连忙命卜人用龟壳进行占卜，问逃跑的臣奴能否抓到，并亲自看了卜光，判断说：老天保佑，在二、三天内就能抓到了吧？可是问了半天，龟版上仍毫无动静。直到十五天之后，才算将逃亡臣奴抓住。

除了逃亡之外，奴隶们还经常以暴动反抗奴隶主。甲骨文中曾多次记载着商王亲自出马镇压奴隶暴动的情况，叫做“途众”。“途”字有追击、镇压之意，每当奴隶成批逃亡或起来暴动时，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们便赶去镇压。逃跑的奴

隶一旦被抓回，就要遭到更残酷的迫害。有的用乱箭射死，有的被凌迟处死，也有的被用作祭祀祖先的牺牲。

但是，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镇压，丝毫也吓不倒奴隶，相反激起了他们更强烈的反抗。《尚书·牧誓》和《左传》记载说：“纣为天下逋逃主”，可见到商朝末年，奴隶的逃亡和暴动更趋频繁了。

酒池肉林

商王朝到了纣王帝辛这一代，眼见得朝政日坏，人民的日子越过越难了，奴隶和平民们，怨声载道。无奈纣王从小生长深宫，全不知民情疾苦，依然一味寻欢作乐。

纣王是历史上出名的暴君。据说他天资敏捷，武艺高强，有“倒拽九牛，托梁易柱”之力，能徒手与猛兽格斗，更兼能言善辩，夸夸其谈，口若悬河，谁也难不倒他。他还特别忌讳别人比他高明，遇到手下大臣提出建议或进谏，总是文过饰非或强词夺理挡回去。渐渐地弄得臣下心灰意懒，凡事但拱手听命而已。只有一班奉承拍马之辈还整天哄着他。那纣王也乐得耳根清静，越发作威作福起来。

纣王自以为英雄盖世，便领着兵马，到处炫耀武力，强逼各诸侯与属国增加贡赋，稍不如意，就兴兵问罪。诸侯们心中虽是叫苦不迭，但因惧怕纣王威势，都敢怒不敢言，只得勉强搜索国中珍宝，以投其好。

纣王因用兵连年得胜，愈加志满意骄起来。他大兴土木，筑了一个方圆三里，高过千仞的鹿台，专门收藏战争勒索来的或诸侯进贡的各种珠宝钱财。又修了一叫钜桥的巨大

惜。如西伯昌（即周文王）、九侯鄂侯在各诸侯中素孚众望，曾被商封为“三公”。纣王眼看“三公”的势力越来越大，便一心要除掉他们。九侯是他开刀的第一个对象。九侯有个美丽贤惠的女儿，被纣王看中选入宫中，后因不愿迎合他的胡作非为而被杀。纣王怕九侯怨恨在心，干脆把九侯也剁为肉酱。鄂侯看不过去，说了几句公道话，也被杀死，做成肉脯，西伯昌得知二人惨死，伤心地叹了口气，谁知隔墙有耳，被纣王的心腹崇侯虎偷听到了，立即向纣王告密。纣王大怒，把西伯昌也抓了起来，投入羑里的监狱。

“三公”的悲惨结局，使朝廷大臣和各路诸侯大为寒心，人人自危，于是日益与商王朝离心离德。与此同时，由于纣王重用费仲、恶来等阿谀好利之徒，大事搜刮百姓，在国内也渐渐失去民心。

看到纣王的倒行逆施，一些较有远见的商朝贵族一再向他进行劝谏。可纣王哪里听得进去。纣王的兄长微子启见劝谏无效，不忍心看着商朝灭亡，想一死了事，后来听了太师、少师的劝阻，便暂时逃了出去。只有纣王的叔父王子比干素称忠直，仍然苦口婆心地向他犯颜直谏。有一天，纣王正在宫里饮酒取乐，比干又到纣王面前强谏，请他以商朝天下为重，不要再故闹下去了。纣王听了，心下已十分不快，但还不好马上发作，只得敷衍说：“叔父不必多虑，眼下商朝国运方隆，凭着我东征西讨，诸侯谁取不服？那些小民自然更翻不了天。请叔父放心回去，有事改日再议。”比干见他如此昏庸，不禁又气又急。心想，今日就是冒死也要说个明白，于是当着纣王把他的种种昏庸暴虐数落一番，末了说：“大王若不改过归正，恐怕祖先艰难经营得来的商朝六